

服务贸易中自然人流动的一些统计问题

孔令强, 蒙英华

(厦门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服务贸易中自然人流动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出口领域和多边服务贸易谈判的要害。讨论与自然人存在的界定与测度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分析现存统计标准和数据可用作模式 4 服务贸易指标的程度, 并就监控模式 4 交易的统计指标和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和可行的改善方式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自然人存在; 模式 4; 统计; 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 F740.6 **文献标识码:** A

Some Statistical Problems in Natural Person Movement of in Services Trade

KONG Ling - qiang, MENG Ying - hu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Natural person presence (mode 4 trade in service) is the key export area and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focus of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aper discusses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natural person presence. It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of available statistics and data 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nd supervising methods.

Key words: natural person presence; mode 4; statistics; trade service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生产国际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 人员的国际流动的重要性必然与日俱增。如果要在服务贸易多边谈判和自然人流动自由化上不断取得进展, 就必须获取及时的、可靠的、可进行国际比较的统计数据。许多发展和最不发达国家已经将贸易相关的自然人流动视作其最重要的出口领域和 GATS 谈判中的关键利害所在。广大发达国家也在寻求模式 4 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但统计数据的缺乏限制了关于自然人流动对流入国和流出国的影响的评估、分析和研究。只要拥有更详细、更可靠、更真实的统计数据, 各国政策制定者和贸易谈判者就可能更愿意在 GATS 谈判中改进其做出的承诺。

当前, 关于模式 4 服务贸易的统计指标依然仅仅停留于非常零碎的状态。在联合国等有关国际机构编制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中, 作者们已经认识到需要发展一套测量模式 4 服务贸易活动的综合性统计框架。作为实现此目标的第一步,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包含了一个关于自然人流动的附件。自《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发表以来, 尽管模式 4 的统计取得了某些进步, 但目前依然难以确定模式 4 服

务提供方式的涵盖范围。这种状况造成人们低估了模式 4 交易的规模和作用。

下文首先探讨用于帮助评估模式 4 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的各种统计数据来源; 其次, 讨论了现有计量模式 4 交易的主要统计指标及其存在的问题; 最后, 提出改进模式 4 计量方法的各种可行途径和若干思路。

二、关于自然人流动的界定及相关的统计标准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及其《关于在协定下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流动的附件》并没有在流动者的性质、流动的形态和时间等方面提供可以马上用于统计用途的关于模式 4 的准确定义。

GATS 将模式 4 称作“成员国的服务供应商通过一个成员国的自然人在任何其它成员国境内的存在……所提供的服务。”GATS《附件》进一步将模式 4 的范围描述为:

它同时包括作为服务供应商 (自我雇佣者) 的自然人和作为服务供应商的雇员的自然人; 自然人的移动是暂时的: 关于公民、移民、居住以及永久性就业方面的计量指标均不包含在协议当中。

由此可见, 模式 4 可以根据自然人在他国逗留的目的与时间长度来加以描述。根据 GATS, 提供服务

收稿日期: 2007 - 04 - 05

作者简介: 孔令强 (1965 -), 男, 浙江金华人,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服务贸易; 蒙英华 (1978 -), 男, 广西梧州人,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的人员进入他国的目的是履行服务合同或者充当雇员；一旦服务得以提供，该自然人便应该离开那个国家。具体地，在界定自然人流动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 模式 4 服务提供者

从服务接受国或进口国来讲，在如下框架下提供的服务构成模式 4 服务：

- 1. 含有外国服务提供者（不管是提供服务的个人自身，还是服务提供商的雇员）的服务合约；
- 2. 在东道国设立的企业与国外个人间的雇佣合同。

尽管如此，模式 4 服务提供者的涵盖范围依然模糊不清。例如：

3. 在东道国的雇佣合同情形下，关于模式 4 是否应该仅涉及被设于东道国的外国公司雇佣的外国人，这个问题存在大量的争论。换言之，那些为东道国国内公司工作的外国人是否也相关呢？

4. 要决定什么活动构成服务的提供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例如，应该将水果采摘者视为临时性的农业劳动者从而排除在模式 4 之外，抑或是将其视为水果采摘服务的提供者呢？

5. 尽管模式 4 适用于各种技术的服务提供者，可是，对于当前来说，许多 WTO 成员所作的承诺通常局限于高技术工人。

(二) 自然人存在的暂时性问题

在模式 4 的计量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 GATS 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自然人的暂时存在或非永久性。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服务贸易总协定》仅仅明确地排除了有关公民、移民、居住以及永久性就业的指标。因此，在实际做法中，各国根据各自的法律惯例来理解所谓的非永久性。与此相应，在各国 GATS 的义务承诺表中界定的与模式 4 相关的逗留时间短至商务访问者的三个月，长到公司内调动者的

表 1 从接受国角度看的各种模式 4 服务提供者

服务提供者种类	统计涵盖领域
1. 由独立的外国供应商或其雇员在东道国提供服务的服务合同	BOP: 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交易，主要的 BPM5 服务成分
2. 所有本国企业的提供给外国人的就业合同	BOP: 雇员报酬，根据部门分类和逗留时间进行调整就业移民统计；从事服务业的短期移民。对于超过一年的短期移民需作调整
其中，外国所有或控制的居民服务公司	上述的一个部分，可以通过 FATS 登记而得到

(一) BOP 统计

BOP 统计框架由服务项目和与劳动相关的项目等部分组成，这种做法在估计通过模式 4 提供的服务价值方面被证明是有用的。

BPM5/EBOPS (扩大的国际收支分类服务) 中的服务成分可能与模式 4 服务贸易相对应：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以及建筑服务被认为包含了显著的模式 4 要素。BPM5 提供了三种信息，这些信息跟在国外的工人创造的贸易

两至五年不等。

在包括《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BPM5)、《1993 国民帐户体系》(1993SNA) 以及《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修订第 1 版)》等各种国际统计标准中，临时与永久存在的区分通常取决于一年准则，该准则将一个经济体的居民与非居民区分开来。《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附件指出了各种统计标准和 GATS 之间在关于临时性的定义上的差异，并断言，关于居民的经济活动的可获取的统计信息同样包含了 GATS 意义上的临时性存在的要素。

(三) 模式 4 及其与现存分类之间的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附件》强调了现存的如下几种国际分类的重要性：

1. 《核心产品分类第一版》(CPC Ver 1. 0) 提供了将作为经济活动产品的服务进行分类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那些由外国自然人提供的服务。

2. 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 - 88) 对各种职业进行了区分，这有助于建立起统计资料的搜集和 GATS 谈判之间的联系。

3. 在缺乏关于外国就业的职业分布信息时，《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修订第三版》(ISIC Rev. 3) 就可能是相关的。

4. 《国际就业状况分类》(ICSE - 93) 在识别那些经常受特定 GATS 承诺约束的“独立服务提供商”方面具有相关性。

三、计量模式 4 服务贸易的统计指标

有多种估价模式 4 的重要指标，其中的大部分都与上面提及的各种自然人流动的不同类别相联系。这些指标关心服务贸易的价值或跨境人员的数量和种类。下表清晰地展示出不同类型的模式 4 服务提供者是如何与现有的统计领域相联系的。

价值相关。在某些情形下，这些信息高估或低估了实际的贸易额，然而，却多多少少证实了全球劳动力流动在贸易中的重要性。对于提供用于估价模式 4 服务的信息来说，BOP 的劳动相关流量项目被认为是相关的。具体地说：

1. 雇员报酬。它包括雇员的工资、薪金和其他现金或实物收入，包括边境工人、季节性工人和其他非居民工人的报酬。其中得自或付给非居民的部分构成在雇佣合约(通常少于一年)框架下国际间交付

的模式 4 服务。在其它与模式 4 无关的产业工作的雇员、国外大使馆的当地雇员，以及类似边界工人那样的长期性工人的报酬均与模式 4 不相关。

2 BOP 经常转移项下的工人汇款。工人汇款是指受雇于外国的移民工人所作的经常性转移，这些移民工人在外国被视为其居民，即逗留时间超过一年。工人汇款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这种信息能够起到补充雇员报酬信息的作用。

3 移民转移支付。这是 BOP 资本项目项下的交易，涉及的是与国际移民相联系的商品流动和金融资产变化，同样能提供关于模式 4 交易的间接补充信息。

一些国家可能还编制其 BOP 统计的地理分解报告，这可以提供关于模式 4 提供商的来源国或去向国的重要信息。

(二) FATS 统计

尽管外国分支机构服务贸易 (FATS) 统计框架是为商业存在的度量而设立的，但我们依然能从中得到一些关于模式 4 的相关指标，如就业和雇员报酬。在作为居民的外国分支机构中就业的外国人提供的服务与模式 4 特别相关，许多具有模式 4 性质的承诺直接与公司内部人员调动相关联。

(三) 移民统计

某些国家的劳工、移民与人口普查统计经常提供比 BOP 统计更详细的外国工人就业情况。它们有时仅包含服务业的外国工人的总数 (即就业) 及其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分布，有时特别指明服务业中暂时性的外国就业。因此，关于跨越国境的临时性工人数量的信息可从移民就业统计中得到。与自然人存在相关的一些因素在《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 (修订第一版)》中得以确定，其中包括了出于工作目的的临时性移民。更明确地说，联合国的统计框架包括如下方面：

1 外国边境工人：凡是提供 GATS 下的服务的外国边境工人都归入模式 4。

2 观光者与外国商务旅行者：商务旅行者将被包括在 GATS 底下。

3 其他移民工人：它的一些次类在职业 (活动) 范围内对于模式 4 来说是合适的。这些相关的次类包括季节性移民工人、合同工项目工人，以及暂时性移民工人。

(四) 其它可能的信息来源

对于贸易谈判来说，以下几种其它信息来源可能是重要的：

1 关于已经发放和当前有效的工作许可证的数量和种类的统计；

2 得自政府经营的社会保障系统和国家健康保险计划的信息，在这两个方面，有可能将外国人区分

开来；

3 由移民和旅游当局监控的到达和离开统计可能提供有关外国国民的来去方向、逗留时间以及到访目的等方面的信息；

4 家计调查和人口普查同样能提供移民信息，尽管它们通常局限于居民人口，因而并不涵盖与服务贸易有关的短期游客。此外，人口普查的时间间隔太长，获取速度太慢，以致于不能有效监控外国工人存在的最新进展。

四、现有统计指标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作为用于计量模式 4 服务贸易的现有的主要统计方法，BOP 统计、FATS 统计和移民统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当前，准确估计在模式 4 下提供的服务价值似乎不大可行。在发展 BOP 和移民统计的编制技巧从而满足人们对服务贸易信息的需求方面，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其中，工人移动的 GATS 相关统计的当务之急是在如下一些方面：在国外工作的总人数、这些工人的来源国、从事经济活动的部门、逗留的时间长度、获取的总报酬以及汇回母国的汇款额。同其他有待改进之处相比，在服务子项目下分别识别模式 4 的组成部分，或者在雇员报酬项目下分别识别服务部门的工作，都不是当前应该优先考虑的工作。

(一) BOP 统计的问题

迄今为止，人们使用国际收支统计中的“雇员报酬”和“工人汇款”来衡量模式 4 流动的价值。这些指标的优点是，一方面，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它们具有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对于国家之间来说，他们能保证一定水平的可比性。不过，在度量模式 4 流动上，两项指标均具有显著的缺陷。

边境工人和受雇于任何经济部门的临时性工人都属于“雇员报酬”指标的统计范围。这就导致了模式 4 贸易的高估。不过，“雇员报酬”指标仅包含在国外逗留时间少于一年的工人，而模式 4 交易却包含长达五年的就业。这又引起了对模式 4 交易的低估。

“工人汇款”指标则至少存在四方面的问题。首先，在范围上，该指标并非仅仅涵盖服务活动，它包括了在一国任何经济部门就业的所有外国工人。其次，它仅涉及永久性移民，他们已经成为外国居民。再次，它仅涉及被储蓄起来并汇回母国的那部分移民收入。最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汇款并没有通过正式渠道汇入母国，因而并没有得以记录和报告。中间的两个因素引起对模式 4 贸易活动的低估，而其余两个因素则具有高估模式 4 活动的作用。

尽管“雇员报酬”指标似乎比“工人汇款”指标更适合用于模式 4 的计量，但在许多场合下，它很有可能严重低估了实际的模式 4 流动水平。此外，在双边层次上，两个指标都存在难以获取数据的缺陷。

(二) 移民统计的问题

在最近的讨论中，利用移民统计来解决模式 4 的数据采集问题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由于模式 4 统计数据必须在个人的基础上汇编，那种典型的由企业采集数据的手段并非总是可行的。移民统计由于涵盖跨境人员移动而成为合适的模式 4 数据源。

尽管都有助于接近模式 4 服务贸易，贸易相关统计与移民/劳工统计在概念、定义、分类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差异。前文提及的移民统计指标常常可以方便地获取，但其总体远远大于与模式 4 相关的范围。模式 4 测度中的主要问题在于从有关统计指标中识别出应该测度的服务和工人的相关子集。

为 GATS 目的而汇编的自然人流动数据既需要涵盖特定时期的自然人移动（流量），也需要涵盖特定时间点的自然人存在（存量）。在入境港采集的人员统计数据是关于服务提供者移动的最普遍的信息。测度提供服务的外国人的存量提出了实际问题，因为，人口登记、外国人登记或其它行政记录均不能提供个别地跟踪并记录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全面的方法。

为了得到通过模式 4 提供的服务的统计数据，以下几个统计指标是重要的：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种类（按产业进行分类）、服务提供模式、服务提供者的职业和技术水平、服务提供者在东道国逗留的时间，等等。现有的移民统计代表性地涵盖了其中的一些指标和其它一些数量指标，如参与的人数、逗留的时间与目的等。然而，为了满足模式 4 统计的需要，还得做出一些额外的考虑。

笔者认为，移民/劳工统计可以为模式 4 计量的改进提供健全的基础，特别是，如果将暂时性就业包括进来的话。像逗留长短和移民与非移民的种类这样的移民统计概念的调整对于贸易政策的需要可能非常有帮助。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贸易政策的需要未必在短期移民统计中加以优先考虑，而 GATS 模式 4 尚未转换成准确的统计要求。然而，现存的移民/劳工统计可以充当 GATS 模式 4 贸易的代理品。

(三) 统计标准的协调化建议——以移民统计为例

利用不同的数据来源来捕捉模式 4 的服务提供现象便马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构成那些数据来源基础的概念有多大程度的可比性。显然，内在于移民统计的定义问题反映了在 GATS 意义上定义自然人流动概念所存在的问题。作为各国间的贸易谈判工具，GATS 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允许各国在符合自身惯例和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服务承诺谈判。尽管模式 4 统计数据应该在一组固定的概念上加以定义以保证国际可比性，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概念的范围未必总是跟各国在 GATS 谈判中所意指的范围相同。另一方面，尽管移民统计可能寻求在固定的

概念和定义上提供数据，可数据的实际可获得性常常取决于各国法律背景，这包括象“暂时性逗留”这样的根本问题。

不但移民统计师和 GATS 贸易谈判者可能使用不同的定义，可从行政来源获取的数据将无可避免地反映有关国家的法律实践。例如，为“暂时”逗留而发放的签证可能包括不同时间长度的逗留。“外国”的定义也因国家而异，有时反映出生国，有时反映人的国籍。这对所产生的数据有重要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越来越接近于确认用于计量模式 4 服务的各种数据来源，同时，又越来越意识到各种方法在概念上和在实践中缺陷。

五、结论

近年来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统计为衡量 GATS 框架下的谈判和承诺的必要性和影响提供了信息来源。对于模式 1、2 和 3 的服务贸易统计来说，在各国和国际间已经存在非常成熟的指导性方法，包括《国际服务贸易手册》。但是，模式 4 却是一个例外。这种交易涉及的是一成员方通过自然人存在另一成员方国境内提供的服务，其核心特征就是“暂时性”。有很多统计标准都跟模式 4 的计量问题有关，但又没有哪一项标准完全跟模式 4 相吻合。在现有实际做法中，通常采用 BOP 统计、FATS 统计和移民统计来估算模式 4 交易，但每一种指标都存在某些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协调好有关方面的关系，如不同统计标准之间的协调、统计要求和贸易谈判之间的协调、国别灵活性和国际统一性之间的协调，等等。

参考文献：

- [1] 贾怀勤.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发展背景 [J]. 国际贸易论坛, 2003 (6).
- [2] 李静萍.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比较研究 [J]. 统计研究, 2002 (8).
- [3] 王粤.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力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4] Grimwade, Nigel.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Routledge, 2000.
- [5] Jansen, M. and R. Piemartini. The Impact of Mode 4 Liberalization on Merchandise Trade and Other Modes of Trade in Service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 [6] Sampson, G. P. and R. H. Snape. Issues and Data Needs for GATT Negotiations on Services. The World Economy, 1987: 10.
- [7] Stem, R. and B. Hoekman. Negotiation on Services. World Economy 10 (1), March, 1987.
- [8] WTO/OMC. Measuring Trade in Services Training Module (责任编辑: 习文)